

朝花夕拾

## 穿越时光的绿意之约

□谭纹

晨光刚漫过教室的玻璃窗,就被孩子们笔下的“未来地球”染成了透亮的绿。有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,在画纸上画了一棵会发光的“生命之树”——树干里藏着微型生态循环系统,枝叶间悬着透明的“空气净化囊”,树根处还趴着几只圆滚滚的机械护林虫。她举着画纸凑到我面前,眼里闪着星星:“老师,2044年的树能自己净化空气,还能跟小鸟说话呢!”看着这稚嫩又炽热的脸庞,我忽然想起20年前第一次带学生认校园里的老樟树的情景——那时的孩子会踮着脚问“树叶黄了,是不是生病了”,而现在的他们,会捧着智能观察仪记录“校园蝴蝶的生命周期”。恍惚间,时光像被风吹软的绸带,有个温和的声音从20年后飘来:“老师,您当年在我们心里种下的那棵‘绿色小苗’,如今是不是已长成粗壮的大树了?”

此时的我,正牵着孙辈的手站在母校校门口,迫不及待想带她走进那间我曾无数次在梦里描摹的“生态幻境教室”。你看,教室的墙壁不再是冰冷的白,而是能“呼吸”的生态幕墙——春天会漫出樱花飘落的虚影,孩子们伸手触摸,就能听到樱花与蜜蜂的“私语”,甚至能闻到花瓣的清甜;秋天会铺展开候鸟南飞的实时轨迹,指尖划过屏幕,就能“跟随”大雁飞越山川,感受气流拂过翅膀的触感。过去,理解“生态链”只能靠课本里的文字和插图,现在的老师则会让学生戴上“自然沉浸头显”,“置身”亚马逊雨林,触摸红杉树粗糙的树皮,看美洲豹踩着落叶悄悄走过,甚至能“化作”一滴雨水,顺着叶脉滑进土壤,跟着地下水流淌,亲身体验水循环的奇妙旅程。

教室角落的“星际生态舱”里,孩子们正用生物传感器照料自己种的“太空生菜”——屏幕上跳动着植物的

心率、水分等信息,连土壤里微生物的活跃度都清晰可见。一个小男孩正对着舱体轻声说话,传感器显示“植物情绪值上升”,他兴奋地转头喊:“老师,我的生菜听到我在夸它,长得更起劲了!”这场景让我想起当年带学生养多肉的日子:有个孩子总忘记浇水,于是我们一起做了“植物浇水提醒卡”,他后来每天都会蹲在花盆前,跟多肉说悄悄话。现在的他,或许正站在“生态舱”旁,教自己的孩子如何与植物“对话”,眼里的温柔和当年一模一样。

我还要带20年后的自己去社区的“绿色智慧生活馆”。这里没有塑料袋的踪迹,连购物篮都是用可降解的“菌丝材料”制成,捏一捏就能缩成掌心大小的方块。货架上的每样商品都带着“碳足迹全息投影”,孩子们举起手腕上的“生态手环”一扫,就能看到商品从种植到运输的全流程——比如一盒草莓,会显示“来自本地垂直农场,全程零化肥,运输过程仅排放120克二氧化碳”,甚至能看到草莓生长的实时影像。我会指着“旧物重生工坊”里的3D打印机说:“你还记得吗?当年我们教孩子用旧报纸折收纳盒,总有人觉得‘这么小的事,做了也没啥意义’。可你看现在,孩子们会把旧玩具、旧书本放进‘材料回收舱’,打印机能直接将其转化为新的文具,还能根据自己的设计定制造型。”

走在街道上,太阳能路灯会跟着行人的脚步调节亮度,路面是用“再生弹性材料”铺成,下雨天不仅不积水,还能收集雨水自动灌溉路边的绿植。公交车不再是四个轮子,而是能低空飞行的“悬浮生态巴士”,车身上的柔性光伏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尾气口排出的是经过净化的负氧离子,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路边的“生态监测站”里,孩子们正用平板电脑查看城市的实时碳排放量,攒够“低

碳积分”就能兑换树苗,种在城市的“共享森林”里——那里的每棵树上都挂着铭牌,写着种树孩子的名字和心愿,有的写着“希望小鸟有个家”,有的写着“愿地球永远绿油油”。

最想去的,是郊外的“自然共生园”。这里没有围墙,孩子们可以“住进”树屋,夜晚躺在床上就能透过天窗看星星,听着虫鸣入眠;也可以用“植物语言翻译器”倾听树木的“需求”——有的树会说“我需要更多阳光”,有的树会说“土壤里的养分够啦”。当年那个在“植物日记”里写“小草也会疼,不能踩它”的内向女孩,现在成了这里的自然导师。她正带着一群孩子“对话”古树:孩子们把耳朵贴在“生态聆听器”上,能听到树木输送养分的“沙沙”声,还能通过全息投影看到树根在地下延伸的脉络,像无数双温柔的手,紧紧抱着大地。女孩轻声说:“每棵树都是地球的孩子,我们要像爱护朋友一样爱护它们。”这句话,和20年前她在日记里写的一字不差,却多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坚定。

夕阳西下,孙辈拉着我的手问:“奶奶,我们现在能为地球做什么呀?”我蹲下来,捡起一片刚落下的银杏叶,放在她的手心——叶片上还带着阳光的温度,脉络像极了地球的河流。“就从爱护这片树叶开始呀,”我轻声说,“不随意摘花,不乱扔垃圾,把用过的书本送给需要的人,把每一件小事做好。久了,地球就会变得更温柔。”

回过神来,教室里的孩子们还在围着“未来地球”手抄报叽叽喳喳。我走过去,轻轻摸了摸那个画“生命之树”的小姑娘的头:“等你们长大了,一定要记得今天的约定,把这份绿色的爱,传给更多人哦!”孩子们齐声回答:“好!”那声音像春天的雨滴,落在心上,也落在时光里,等着20年后,开出满世界的花。

往事悠悠

## 梦里的村庄

□高文杰

昨天晚上,我又做了曾做过多次的梦。梦中,我看到了爷爷年轻时打的那口井,房屋后奶奶打理的那片菜园,夕阳西下时家家户户烟囱上升起的炊烟以及河边那棵弯曲的垂柳……

沿着河边的柳树一直往前走,走到尽头就会看到那口井,砌成井壁的石头滑溜溜的,井底时不时有几只青蛙在叫唤。我最喜欢跟在爷爷后面来这里挑水,扁担在爷爷的肩上一上一下地跳动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时常会想:爷爷的背会不会是被扁担压驼的?

那棵弯弯的大柳树长在河岸边的泥土里,至于它是怎么弯的,我从来没问过爷爷奶奶,或许他们也不知道——没准儿它的年纪比他们还大哩!我很喜欢骑在大柳树上来回摇晃,就好像自己是电视剧里的骑马大将军,周围的树呀花呀草呀,全都是我的士兵。偶尔再折一段柳条,朝枝干用力抽去,它就会把我带到天上去,和云彩作伴。

在奶奶菜园旁边的后山上生长着一些山药,一个偶然的发现,我发现它们,从此它们便“不得安宁”——我隔三岔五就会带着小伙伴们到后山挖山药。由于山药是生长在地下,所以要找到它们就必须先找它们在地上的茎和叶。山药的茎叶跟周围的杂草生长在一起,要找到并非易事,但没关系,我们有的是时间。

找到茎叶后,我们就会像盗墓一样一点点清理旁边的泥土,直到山药的形状慢慢显露出来。这时候,我们就可以一下子把它从泥土里拎出来,让它“见见世面”。然后我们找一个隐蔽的地方,用砖块垒一个小灶台,朝前开一个口,再从周围找些秸秆当燃料,升起火来就可以往里面放山药了。通常我们不洗山药,直接扔进去,待山药烤熟后剥皮直接吃。当然,我们每次都是吃不了两口就扔掉——谁说烤山药就一定是为了吃呢?

玩累了,回家吃罢晚饭,我就会跟着奶奶去串门,听她和老姊妹们拉家常:今天买了多少化肥啦,明天要去赶集啦……听着听着,我便靠着奶奶的背睡着了,每次都是奶奶把我背回家。再睁开眼时,我已躺在炕上,奶奶在一旁不紧不慢地缝衣服,她兴许还没发现我已经醒了。我静静地看着奶奶,她不言,我不语……

这记忆太鲜活,我已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。

人间烟火

## 拉藜球

□刘润清

拉藜球是农村常见的长蔓野草,它生命力旺盛,通过攀援或缠绕,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植物之上,菜园的棘子墙上、沟边湾旁的杂草丛中常见它的踪影。可以说,越是不受待见,拉藜球越是在你眼前晃荡,甚至趁你不注意,偶尔还会给你一个亲吻,留下一道血杠杠,以此警告:我不太好惹,离我远点。

拉藜球的显著特点是茎上、叶柄上密布着倒钩刺,不仅人们望而生畏,就连毒蛇也得退避三舍,唯恐被那刺钩住不能脱身。因此,拉藜球也有“蛇倒退”的别名。这些倒钩刺不仅是它的自卫武器,还是攀援的设备——它没有卷须,没有吸盘,就靠着这些倒钩攀援,竟一点也不落下风!

拉藜球的叶子呈倒三角形,像犁头,因此又得别名“犁头刺”。小时候,我经常采一片叶子咀嚼,酸酸的、略带青甜,至今想起还能口舌生津。除了这犁头状的叶子外,拉藜球还有一种圆形小叶子,茎直接从叶子圆心穿过,查阅资料得知

这是托叶鞘结构,由茎节处的两片托叶边缘愈合成鞘状,呈圆形或近圆形,完全包裹茎节基部。好像茎从托叶鞘中心贯穿而出,形成“茎穿叶过”的独特形态,这也是藜科植物共有的识别标志。

到了秋季,拉藜球开始结果了。在枝条顶端的托叶上,直立地托着一穗形状如葡萄、大小如豆粒的果实,犹如一串鲜艳的珍珠,每个颗粒成熟程度不同,颜色也不尽相同,赤橙黄绿青蓝紫,几乎一色不缺,这颜值足以勾起我和伙伴们的食欲。成熟的果实为蓝紫色,我们只挑那些成熟的享用,它略带酸甜但不太可口。不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也算是一众孩童的爱物了。

拉藜球其貌不扬,却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。“杠板归”这个名字有一个美丽的传说:相传古代有位老农在山上干活,被毒蛇咬伤昏迷了,同行的人就用一块板子把他抬回去医治。在路上,遇到了一个郎中,用一种带钩刺的植物帮他医治好了蛇毒。伤者苏醒后,向郎中千恩

万谢,并和大家一起扛着板子回家了。由于只顾高兴,他忘了询问这种植物的名字。于是,人们干脆给它取名“扛板归”,久而久之便成了“杠板归”。《中药大辞典》中记载:“杠板归有利湿消肿,清热解毒的功效。用于治疗肾炎水肿、百日咳、泻痢、湿疹、疖肿、毒蛇咬伤等症状。”此外,用拉藜球枝蔓煮水洗脚,可以缓解湿疹、皮炎、皮肤瘙痒等症状。

拉藜球在近年来变得较为罕见,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。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加速,拉藜球原有的生存环境逐渐被改造或破坏,导致其分布范围缩小。二是其药用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,导致野生资源被过度采挖。三是因其生长旺盛,常常覆盖于农作物之上造成农作物减产,其浑身的倒钩刺还不时伤人,这就引起人们的反感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于是,化学除草剂的广泛使用,使其在幼苗时期就被清除。好在现在已经有人在尝试人工种植了,但愿它能重新焕发勃勃生机。

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  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